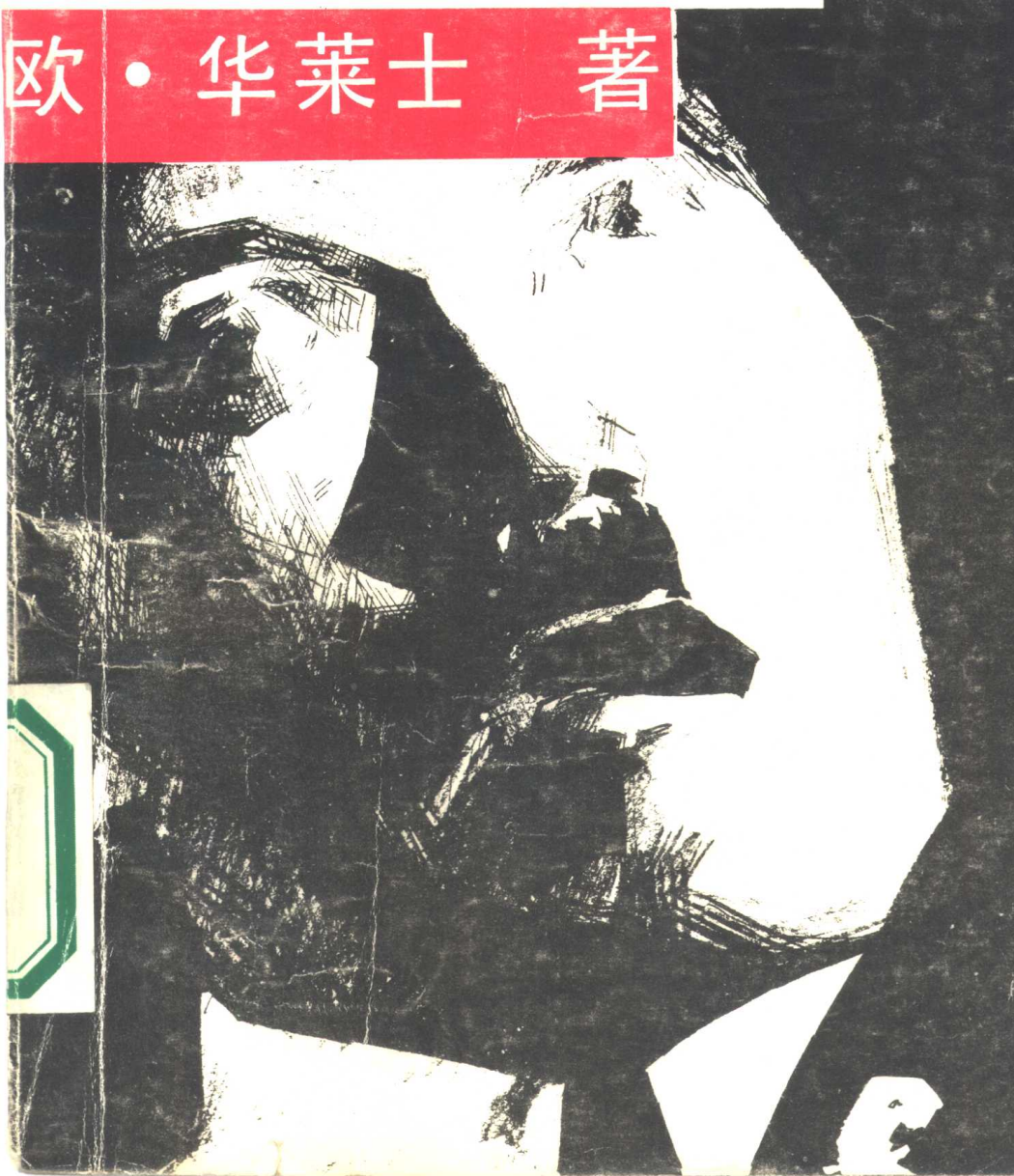


外国畅销书译丛



# 第七个秘密

欧·华莱士 著



1987 HARBIN

( 美 ) 欧·华莱士 著

# 七个秘密

NSHE

译自 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公司

1986 年 2 月版

**国外原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徐式平

**第七个秘密**

Di qi ge Mi mi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汪一帆 译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8/16·插页 2·字数 150,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982

---

统一书号：10360·121

定价：1.45 元

ISBN 7—5317—0003—3/I·10

· 第七个秘密 ·

第 一 章

离开了记者招待会，他从那间小小的密室里走了出来。他穿过熙熙攘攘的克莱斯勒餐厅，来到了沐浴在阳光下的库菲斯滕丹大街，他的心情十分舒畅。

这是七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应该说是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勋爵，因为他已在去年得了爵位）站在可爱的库菲斯滕丹大街宽阔的人行道上，他正在考虑稍稍推迟一下工作的进程，以便能享受一个短暂的假期。五年来，这是他第十次访问西柏林了，他知道现在是他完成那部不朽之作的非常时期——他正在解破一个举世瞩目的疑案，破案已指日可待了。他十分清楚，这个疑案一旦解决，他著作中所持的观点就获得了一个成功的——也许是震撼世界的结论。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是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现代史教授。他这次告假外出，是为他那部石破天惊的传记来寻找佐证的。自从阿道夫·希特勒灭亡四十年以来，一直有人恳请他把元首的生平业绩写下来，最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答应了。他决定给希特勒写一部盖棺论定的传记，定名为

《希特勒先生》，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第十四部作品。五年前，他六十七岁时，就意识到自己录入桑榆，已无力再做大量的调查工作；因此，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部巨著了，所以，他才请了他可爱的女儿、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历史讲师、二十九岁的埃米莉与他携手合作。

由埃米莉来协助他完成这部巨著，是最合适不过了。二十多年前，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妻子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不幸遇难，是他独自一人把这个女儿抚养成人。如今，这个一直生活在书的海洋中，在浓郁的学术气氛熏陶下和不断地外出旅游中长大的小女孩，也象他一样，成了一名历史学家。也许是生活环境给她的影响吧，她也专攻法国和德国近代史，她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她对离现在十分遥远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饶有兴趣；那个在战争中充当过重要角色的不可思议的怪人希特勒，对她来说，也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她曾为BBC电视台写过一份关于第三帝国兴亡的文献稿，并亲自主持了这档节目。

在他俩合作初期，埃米莉就曾两次陪同他父亲去柏林。这一次是最关键的一次访问，也可能是阿什克罗夫特最后一次访问，但他却把埃米莉留在牛津大学，要她为他们的最后冲刺整理资料。

他们的最后冲刺是要揭开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一日夫人爱娃·勃劳恩于1945年4月30日在元首避弹室的自杀之谜。

两个月前，他们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西柏林，他们同幸存的目击者进行了交谈；在东柏

林，他们审查了苏联提供的验尸报告和有关照片。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和埃米莉已经准备接受希特勒之死的普通观点了。

可是，他们一回到牛津，阿什克罗夫特却收到了一封既出人意料，又令人不安的西柏林来信。寄信人麦克斯·蒂耶尔医生声称，他是给希特勒看过病的最后一位牙科医生。蒂耶尔医生说，他看过阿什克罗夫特撰写的那些被人们广为称道的重要著作，他对博士极其崇拜。接着他又说，在当今世界上，同希特勒相识的人已所剩无几了，他本人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博士的这部新作能比已经出版的同类作品出示更为详实精确的材料。最后，他抛出了一条爆炸性的信息：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弄了世界，其实他俩并没有在1945年自杀身亡。蒂耶尔医生在信上说，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来证明他的观点。

阿什克罗夫特感到异常震惊，这使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客观地考虑问题了。事实上，埃米莉就曾一再提醒他，有关希特勒和爱娃自杀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虽说世界上不乏有头脑顽固的狂想分子，但这封信中的话语仍不断地萦绕在博士的脑际。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阿什克罗夫特了解到，蒂耶尔是柏林的一位口腔科医生，在独裁者的最后六个月中，他曾为元首看过几次牙病。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别无他择，只能设法同蒂耶尔取得联系。

蒂耶尔医生亲自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坚定和自信的。不错，他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信上的观点，但他不希望电话里讨论这件事。他说他愿意在家里接待阿什克罗夫

特博士。

三天前，阿什克罗夫特独自一人抵达了西柏林，他住进了坎宾斯基——布里斯特尔饭店。这家饭店面对着库菲斯滕丹大街，这条街是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最喜欢的几条街道之一。

阿什克罗夫特一到西柏林，便去会见了麦克斯·蒂耶尔医生。他们的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蒂耶尔的话不仅使人觉得趣味盎然，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阿什克罗夫特意识到，他首先必须挖掘元首避弹室旁边的花园，因为根据史书记载，1945年，希特勒和爱娃的遗骸正是埋葬在那里的。现在的问题是，避弹地下室的位置在东柏林，实际上，那是一处由混凝土墙、铁丝网和东柏林士兵包围下的无人管辖区。但是，要想进入这一地区并进行挖掘的话，就必须得到东柏林共产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同意。而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死又早有定论。这就给阿什克罗夫特的挖掘工作带来了困难。

幸运的是，阿什克罗夫特的一个挚友在东柏林有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位，他就是奥托·布劳巴赫，国务委员会的十一位部长之一，也是一位从事第三帝国历史研究的专家。

阿什克罗夫特和他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布劳巴赫说他一定帮忙，设法取得当局的同意。前天晚上，布劳巴赫送来回音，说他的政府允许阿什克罗夫特进入该地区。

阿什克罗夫特大喜过望。第二天，他立刻给在牛津大学的女儿挂了一个电话，把自己的工作进程告诉了她。埃米莉同她父亲一样欢喜若狂，她要她父亲把蒂耶尔提供的证据在

电话中讲述一遍。阿什克罗夫特觉得在电话里谈这事不太妥当，他便转了话题。

“我打算后天就开始挖掘，”他说，“首先，我想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埃米莉打断了她父亲的话，“事情还没眉目，你就去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这可不是你一贯的作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会告诉你的，”阿什克罗夫特不厌其烦地说，“我认为，在我们周围，也许还会有蒂耶尔医生那样的人，他们也了解希特勒最后一段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我的记者招待会一开，也许会鼓励他们前来提供新的消息。埃米莉，我希望我们能得出最终的权威性的结论，所以必须要有翔实的证据。这就是我的理由。”

他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关于挖掘希特勒遗骸的事，他已经同上城建筑公司联系好了。接着，他安排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可说是善始善终。

此刻，他站在饭店外面繁华忙碌的库菲斯滕丹大街上。他看着两旁琳琅满目的橱窗和象哨兵似的站立在大街两边的绿叶茂盛的大树，他很想上街散散步，但他最后还是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他决定先回到坎宾斯基饭店的客房里去。明天就要去挖掘希特勒的遗骸了，他得先把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的建筑图纸研究一番。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吸了一口夏日里温暖的空气，便朝着库菲斯滕丹大街南面拐角处的坎宾斯基餐厅走去。这家餐厅设有室外咖啡座，他可以从这里折入一条小巷，再从那里

径直走到坎宾斯基饭店的大理石入口处。阿什克罗夫特虽然已七十二岁高龄，但精力还是十分充沛，他迈着矫健的步伐轻快地走过坎宾斯基餐厅，然后向右拐，朝饭店门口走去。

这时，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他便转过头去，可是，他的视线被一辆拐入小巷的大卡车挡住了。猛然间，卡车尖叫了一声，一下子冲上了街沿。在室外咖啡座就座的人们都尖叫着向后退去。

突然，那辆失去控制的卡车掉转了车头，怒吼着沿着人行道向阿什克罗夫特冲来。他被车头撞得双脚离地，腾空而起，他的身体象一颗子弹似地被弹到了大街上。

他的脸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面骨摔碎了，脸上满是鲜血，两眼也变得模糊了。他想抬起头来，就在这时，大卡车再一次吼叫着向他压来。他无力地举起手来，想阻止车子，可卡车的轮胎已经压到了他的身上。

霎时间，周围变得漆黑一团，永远地漆黑了。

柏林警察局给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通了个电话，把她父亲不幸罹难的噩耗告诉了她。警察局长沃尔夫冈·施密特直接同她通了话。施密特局长态度热忱，对她十分关怀，他向埃米莉详细地阐述了发生事故的经过。他再三说，因为那辆卡车失去了控制，阿什克罗夫特博士被当场压死了。那个司机闯了祸之后就逃跑了，警察局正在全力以赴地查找那辆卡车。

埃米莉接到这一电话后，简直不知所措了。事后，在她的秘书帕梅拉·泰勒的安排下，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遗体被

空运到了牛津。

葬礼上，埃米莉痛哭流涕，悲痛欲绝，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埃米莉的父亲宁静地长眠在地下了，留下了她形单影只、孤单一人和那部尚未完成的伟大著作。

葬礼结束后，埃米莉乘坐殡仪馆的黑色戴勒姆汽车回牛津大学。她靠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感到鼻子有点发痒，她想擤一下鼻涕，就把手伸进手提包里去找手绢，谁知竟出乎意料地摸到了两封信。她想起来了，在她离家去公墓时，她看到她的桌子上有一堆信，大多数是带有吊唁标记的小方信封，但其中有两只长信封，信封上都贴着德国邮票。当时，她不及细看，随手把这两封信塞进了她的手提包，便急匆匆地走了。

现在，她把这两封信拿了出来，把其中盖有东柏林邮戳的那封信拆了开来。信是用英文写的，信纸上的署名是奥托·布劳巴赫教授。她知道，他是她父亲的好朋友。她想起了，她同布劳巴赫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是个古板的德国人，但是他态度和蔼、生性善良。

亲爱的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

从电视和日报上，我看到了你父亲在一场事故中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几乎无法相信我的眼睛，要知道，两天前我还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的情绪从来没有那样高涨过，当我把我国政府同意他挖掘总理府地下室的消息告诉他时，他简直快要发狂了。

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向你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和

最亲切的慰问。令我怅然的是，我想到你父亲曾告诉我，你俩正着手共著一部他认为可以引以自豪的巨著。当然，我毫不怀疑，作为历史学家，你是能胜任《希特勒先生》这一写作任务的。我唯一的愿望是，到时候能看到由你完成的这部巨著。我想，也应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这部《希特勒先生》。此书的付印理应成为你父亲天才的纪念碑。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请随时打电话给我。

奥托·布劳巴赫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埃米莉，使她深为感动。她慢慢地把信折了起来，放回了手提包。接着，她又撕开了第二封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比德·尼茨的人，信是打在《柏林晨邮报》的信笺上的。埃米莉知道，《柏林晨邮报》是西柏林一份颇有威望的日报。

亲爱的阿什克罗夫特小姐：

虽然你我并不相识，但还是请允许我对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逝世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虽未能同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单独见过面，但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参加了他去世前几十分钟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

博士宣称，他所撰写的巨著《希特勒先生》已近尾声，目前之所以未能收尾，是因为他还要为解决那悬而未决的疑案而获得的新的证据作一些调查工作。他认为，1945年，希特勒很可能并没有和他的新娘爱娃·布洛

恩一起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亡。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他补充说，他已经获得批准去东柏林挖掘总理府的地下室。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讲话一结束，便开始了答记者问。记者们所提的问题大多是想知道他所获得的新证据是什么，把新证据透露给他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等等。阿什克罗夫特教授对这些问题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

招待会以后，教授离开了餐厅，他说他得回到旅馆去再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在记者们纷纷离去时，我忽然想到，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于是，我便赶了出去，想追上他，向他当面请教。我沿着库菲斯滕丹大街疾步走去。林荫道上熙熙攘攘，十分拥挤。我远远望见他拐进了一条小巷，我赶紧追上几步。跑到那条小巷时，我看见他正站在对面的拐角上。

我正想大声叫他，以引起他的注意。就在这时，一辆蓝色大卡车摇摇晃晃地闯进了小巷冲上了街沿，卡车象想闯进坎宾斯基室外咖啡座似的，车子前格栅正好撞在你父亲的腰部，把他的身体撞飞了，接着，他跌落到了大街上。显然，博士当时已经身负重伤了，但他还在竭尽全力，想抬起身子。谁知，那辆卡车突然调转车头，吼叫着冲上了大街。车轮在你父亲身上滚了过去。

我是第一批跑向出事地点的人，~~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被汽车第二次撞上的。~~我记得很清楚~~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死，~~报上说是死于车祸~~，就连我所在的这家报纸也不例外。~~可事实上，那辆卡~~

车冲上街沿时，车速并不很快，不象失去控制的样子。其实，卡车第一次撞你父亲时，似乎就是瞄准了目标再加速的；卡车开出小巷驶入大街时，那司机肯定看得见你父亲正躺在地上，他是完全可以避开的，但他却开着卡车径直朝阿什克罗夫特冲了过去。

当然，我不能肯定地说，那闯祸溜走的卡车司机是故意撞死你父亲的。我并没有把我的怀疑告诉警察。表面上看来，这个司机没有杀人的理由，我也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也许是一起谋杀案。我是一名记者，你也许会以为我在虚构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吧？不，我只是感到我有必要把我目击到的情况告诉你。也许我的怀疑对你来说还是有用的。我不知道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生前有没有仇敌？

我加重了你的悲痛，我很难过。如果你有机会来柏林的话，请一定通过报社和我联系。

比德·尼茨

埃米莉把信放在膝盖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那封信，她完全惊呆了。

谋杀！这真是难以想象！她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学者，她从未想到过他会有什么仇敌。

~~阿道夫·希特勒~~人谋杀的，那么，这些谋杀他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阿道夫·希特勒~~道他可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呀！

~~阿道夫·希特勒~~终于醒悟了。她父亲拥有一样举世无双的东西，~~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并未在 1945 年 4 月 30 日自

杀的证据！现在看来，也许有人想夺走这一证据。

不，也许有人不想让他证实这个证据！

当戴姆勒牌汽车驶近她在牛津大学的住所时，埃米莉已经下定了决心：她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完成这部著作；她要去西柏林，去查明事件的真相。她一定要解开两个令人费解的谜，那就是：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是怎么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是怎么活下来的？

## 第 二 章

葬礼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的死讯和他女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阿道夫·希特勒传记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世界。这当然不是什么特大新闻，但却是一条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花边新闻。

尼古拉斯·柯弗夫是新近任命的列宁格勒大型艺术博物馆爱尔米塔什博物馆<sup>①</sup>的馆长，这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一面慢慢地吃着热的小馅饼，一面翻阅着《真理报》，他也看到了这条消息。阿什克罗夫特是何许样人，他柯弗夫一无所知。如果换了别的日子，柯弗夫也许不会注意这条消息；但是，今天情况不同，尤其是《真理报》上提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引起了柯弗夫极大的兴趣，他把这条新闻一字不漏地仔细看了一遍。

柯弗夫是一位艺术家，这消息之所以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那个法西斯恶棍希特勒也曾画过不少的水彩画

①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列宁格勒艺术博物馆。1764年由叶卡捷琳娜创立，当时为宫廷博物馆，与冬宫毗连，1852年正式开放。馆内藏有中世纪以来西欧的绘画杰作和俄罗斯艺术品；还有大量的东方艺术品，尤以中亚文物为主。